

大
秦
名
相

薛
霆
著

河南文藝出版社

大秦名相

薛 霆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秦名相/薛霆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6.

7

ISBN 7 - 80623 - 658 - 9

I.大… II.薛… III.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6045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20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26.5
邮政编码	450011	字数	427000
承印单位	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	印数	1 - 4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6年7月第1版
纸张规格	787毫米×1092毫米	印次	2006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23-658-9/I·465	定价	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位诸葛亮式的贤相。

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，他背井离乡，外出求官。虽然难以主宰个人的命运，却最终让一个边陲小国一举成为春秋霸主，实现了秦国的第一次崛起！该书讲述了春秋时期秦国丞相百里奚的传奇人生。

春秋初年，楚国宛地（南阳）的一个早晨，年轻的杜氏宰杀了家里仅有的一只下蛋母鸡。因为没有柴，劈了门闩来煮母鸡，又用最后的一把小米做了早餐，这一切都是为给丈夫——百里奚饯行。在没有尽头的游学生涯里，百里奚先后到过宋、郑、卫等诸侯国，屡次碰壁，备尝艰辛和磨难，甚至沿街乞讨。灯火阑珊的风雪夜，他叩开一户人家的大门，开门的贵妇人却是他的初恋情人！抑或为了生计，他屈身做了虞国大夫，但诡异的命运却让他再次跌入深渊，亡国为奴，做了晋国的陪嫁媵人（奴隶）。他不甘屈辱，只身逃回楚国。心灰意冷的时刻，命运却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。在偏居西方的秦国，秦穆公求贤若渴，从陪嫁的媵人名册里偶然看到了百里奚的名字，并用“贵物贱买”的计策，拿五张羊皮将他换回了秦国。在苍劲而又古朴的秦国宫廷里，君臣同坐一席，一番“问对”，秦穆公茅塞顿开，当即任命百里奚为上大夫（丞相）。此后，百里奚厉行教化，奉行亲民政策，与邻为安，使秦国处于相对安定和较快的发展之中。在经历崤山的惨败，两度败于东征之后，秦国最终战胜强大的晋国。但是在胜利面前，百里奚开始顿悟，调整战略，并力西向，“施德诸侯，而八戎来服”，最终威服西部戎狄列国。周天子闻讯派使者送去十二面金鼓，以示祝贺，秦国正式迈上春秋霸主的高台。

该书爱情故事婉转曲折，争霸历程悬念叠出，所讲述的“相堂认妻”、“泛舟之役”和韩原之战、崤山之战等历史故事，均出自正史。

申国宛邑白河岸，山色葱茏，嫩柳轻拂，烟波浩渺，微波拍岸。一老翁头戴斗笠，浓眉白须，高颧骨，青铜肤色，目光深邃，手握竹竿正在垂钓。充满神秘和古朴，一幅典型的古代垂钓图。此人名叫岑纲，是申国上大夫（相当于部长以上官员），因治国理念不同，要求革新，被申国贵族以责成寻找麒麟子的名义，逐出朝堂，正在宛邑之郊办乡校，为申国搜罗和培育人才。

一片茸茸的青草边，仰坐着一牧牛孩童。此牧童明眸皓齿，头上还梳着刘海，一副可爱调皮之相。忽然，牛开始啃食树干，牧童一下跃起，直奔黄牛，娴熟地挥鞭驱赶黄牛。可黄牛很是倔强，依旧挣扎着要啃食树的枝干。牧童手牵牛绳，口中高喊：黝黝黝！老牛不为所动，牧童额头冒出汗滴。牧童机智的大眼瞥见旁边的青草，顺手拔起一撮青草，举在手中对着老牛两眼晃动，老牛昂首哞哞地叫起来，驯服地随牧童走了。一阵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之后，那牛终被制服，温顺地来到草地，啃食地上的青草，牧童躺在青草上优哉游哉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。

忽然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自远处传来。身后一丈开外的驿道上，两官差骑骏马急速奔驰而来，口喊：“驾！——”两官差狠命抽打，额头上挂满汗珠。两官差见河边有人，急忙勒住马首，

放马缓速来到近前，官差马上拱手，岑纲赶紧站起。

官差：“敢问长者，到申国都城如何走？”

岑纲眯眼道：“顺河左拐，二十里外就是。”

官差抽打马欲离开。岑纲急问：“哎，请问官差，你们为何如此匆忙要到申国都城？”

官差：“事情急着哩！告诉你也没用！驾！——”岑纲被抢白，气愤得青筋鼓起。

清脆的马蹄声起，两马从岑纲身后一闪而过，留下一缕烟尘。岑纲默然站立，取下斗笠，望着远去的官差，两眉紧锁，充满忧虑。官差一句话勾起往事，搅和得岑纲没有一丝情绪，联想到申国的安危，对自己遭遇的愤懑、申国前途的担忧，一股脑地涌上心头。手掷竹竿在地，大声叹气：“唉！”“人家姜子牙三天三夜钓不到鱼，也不着急，你干吗如此着急？”身后响起一个童音，使岑纲一愣。岑纲惊奇地回首。只见一个孩童站在那里。岑纲摸索着，重新拿起来竹竿，一手去捋线，准备装鱼饵。岑纲：“姜子牙？那可是渭水，这里是白水呀！你是干啥的？”小百里奚：“放牛的。”

岑纲边往鱼钩上装饵边问：“你住在附近吧？小小年纪，牛喂得不错。你叫？”好久不见回音，岑纲回首，后面却空无一人。岑网站起来张望，沮丧地收拾钓具。此牧牛童就是尚在童年的百里奚。百里奚幼年丧父，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，替别人养牛得到些报酬，补贴家用。

在乡校大槐树下，学子济济，正聚精会神地聆听。岑纲很投入地在讲授《诗》、《书》。除老师以外，所有的学子都是席地而坐。随着岑纲浑厚的声音，响起一片琅琅童音：“伯夷、叔齐义不食周粟，困守首阳山……不因饥馁而损名节，乃真君子也……”

不远处，那孩童骑在牛背上，凝神静听岑纲讲学。

岑纲：“适才我讲了先朝的故事。何人能讲讲，周灭掉商以后，商人伯夷、叔齐为何不食周粟。是周粟不好吃吗？”许久没

有人答话，忽然人群中响起一个童音：“我！”一个装束考究、长相顽皮机灵的孩童傲然站立众学子中间。此孩童名叫弦高，出身于郑国富商家庭，被父亲送来宛邑学习礼仪。

岑纲：“好，你来讲讲！”

弦高：“不是周粟不好吃。”

岑纲满意地微笑，又问：“嗯，那你讲讲，究竟是为何呀？”

弦高：“我父亲说只有商人才有钱财，有钱财才能吃肉。伯夷、叔齐是商人，所以，不食周粟！”

随即，台下哄堂大笑。弦高更是笑得很夸张，几乎前仰后合。

岑纲：“你！别笑啦！弦高，你父亲送你来学习礼仪，可你却如此胡闹！”众人随即戛然止笑，静听老师发落。弦高：“老师，我错了。”忽然，一个清脆童音：“老师，他说的不对。伯夷、叔齐以食周粟为耻辱！”循声看去，却是一个牧牛童——百里奚。

岑纲：“为何耻辱？”

百里奚：“商人的祖国是让周灭掉的，所以，商人伯夷、叔齐铭记亡国的耻辱，宁肯挨饿也不食周粟，最后饿死了！”

岑纲迷惑地注视牧童：“对，别人灭了自己的祖国，古人尚且知道铭记耻辱，不吃敌国的粮食。这是做人的廉耻！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百里奚（手指牛）：“放牛的。”“哇，放牛的！”弦高夸张地高声尖叫，众学生也跟着哄然大笑。众人盯着身上补丁很多的百里奚，秩序大乱。

岑纲：“今日就到这里。散学！”

一天早晨，碧波荡漾的白河岸边，芳草萋萋，两头牛正在安详地啃食青草，百里奚从草地上站起来，拍去身上的青草屑，朝牛走去。身后响起一个孩童的呵斥声：“你站住！”回头，却见弦高怒目站立。

百里奚：“嗯！干什么？”

弦高：“你以为就你知道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啊！你是牧牛的，还想对着众学子讲礼义廉耻？！”

百里奚：“牧牛怎么样？就不能学习礼仪吗？只要是人，都应当懂得礼义廉耻。”

弦高：“嘿嘿，看来你还挺有点男人气！好，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”

百里奚：“喔，我也愿意。”

弦高：“你上学干吗？我上学是为了将来做商贾贩牛，挣很多很多的钱，让天下人都仰视我，我就能主宰天下。你牧牛，将来能干什么？”

百里奚：“我没有想这些，我只是觉得做一件事，只要专心做好就行。”

弦高：“嗯。不过，你牧牛可要小心，千万别让牛到这白河里饮水。”

百里奚：“嗯？”

弦高煞有介事地说：“牛饮了白河水，就容易变成水鳖。”

百里奚：“哦，你真学识渊博。你将来不用贩牛了。”

弦高：“为何这么说？”

百里奚：“你贩老鳖不是一样吗？”

弦高：“你！”忽然，树林里传来孩子喊声：“弦高，快来呀！”

弦高：“哎，就来！”

弦高盯着百里奚片刻，哼了一下，转身气呼呼地跑开了。百里奚用树枝驱打着牛，默默地看着远去的弦高。

这几日，岑纲似乎对申国的未来格外担心。乡校的路上，岑纲手捋胡须独自行走在乡间林阴道上，心情极不平静，眼前浮现往事：

中国朝堂上，申国确实又遇到了危局，这危局让申伯想到自己身边多么需要良相啊！申伯：“岑纲大夫到宛邑乡间寻找麒麟子已经多年，麒麟子当有音讯才对。”

一个申国大夫：“岑大夫不务正业，致使至今没有寻到麒麟子，还在乡间办什么乡校。”

岑纲：“寻找麒麟子乃拯救申国的权宜之计，而办乡校乃振兴申国的百年大计。”

申伯：“嗯，有些道理。”

岑纲接着说道：“臣奏请国君在国内大兴办乡校之风。申国学子成为有用之材，那申国强国有望，社稷永存！老臣早就把功名利禄放到一边了，不为申国培养出栋梁之材，老臣就不回朝堂！”

岑纲两眉紧锁，凝视拂动的青草，此景让他联想到那天的百里奚牵牛情景，耳际又响起了百里奚的童音：人家姜子牙三天三夜钓不到鱼，也不着急，你干吗如此着急？

学生：“老师，听说这个牧童养牛养得可好啦！”

岑纲：“养牛的？”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就是五年，白河岸边的柳色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。白河岸边的孩童，已经变成一个清俊儒雅的后生。宛邑白河岸边，杨柳拂动，碧波荡漾，远近一片汪洋。一阵孩童的戏水声传来，平静的水面忽然出现波澜。哗——的一声水响，一后生从水下猛然钻出。此后生满脸满头是水，双手抱着一条大鱼，朝岸边走来。岸边，孩童夸张地喊：“瞧，百里奚捉到一条大鱼！”

岑纲宅院门前，弟子往来如梭，纷纷给老师带来口粮或肉禽，对老师施礼后，走出舍门。待众人走后，百里奚手拎一串鱼跨进门来。岑纲直直地端详这位面目清癯、修长身材、端庄儒雅气度的青年后生。

岑纲：“老夫不买鱼呀！你是？”

百里奚：“不，老师，子明是来谢师恩的。”

岑纲：“老夫何时收你为弟子了？”

百里奚：“子明虽未举拜师礼入席，可去年秋天以来，子明朝夕聆听先生教诲，如甘霖沐浴我心，顿悟人间事理。请接纳子

明为学生吧。”

岑纲惊讶地看着这个牧童，一时无言以对。

门外传来一人大声嘲弄道：“哈哈，好一个不食周粟的仁者，也来投我师门下？再如此学下去，岂不把自己变成肉干，供人食用。”一穿着考究、身材瘦长的年轻人神态高傲，迈步跨进屋来。

岑纲怒道：“又在混说！”

百里奚：“这位仁兄？”

岑纲：“此乃我弟子弦高，是郑国人。不要见怪！”

百里奚淡然一笑：“仁兄想必也是求学而来，为何惧怕仁义二字？”

弦高说：“我怎么惧怕仁义？分明是你不通晓时务。”

百里奚：“那么仁兄又何苦千里迢迢来此研修礼仪。仁义，乃礼仪的核心。兄崇尚商贾，岂不南辕北辙？老师所授的兼善天下又如何可以实现！”

弦高：“来此正是要穷仁义之核心，而取其利也！在下将来从商，累资千万，照样可成就王霸伟业。”

百里奚：“天下只有德可服人，可以德治国然后一匡天下。还未闻巨富可成就王道霸业之理！”

咯咯咯，少女的笑声打断了争论。

一女子倚门而立，与百里奚相视一笑，撂下一句：“真是怪人！”便独自飘然而去。

弦高：“师妹……?!”弦高不顾一切地追出门，屋内只留下百里奚和岑纲两人。

岑纲：“你来乡校求学，为的什么？”

百里奚：“将来报效国家。六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！”

岑纲：“什么?!”

散学之后，众学子戏耍打闹，三三两两结伴离开乡校。百里奚边走边看手中的竹简，早已经等候在门口的香霁故意让百里奚看到自己的存在。百里奚只顾低头注视竹简，沉醉于文章中，

对身边的一切视而不见。香霁拦在路上，恰与百里奚相遇。惊看香霁娇恬之态，百里奚歉意一笑，赶紧收起竹筒。学子的吵闹声渐远，唯独弦高侧目嫉妒地看着百里奚和香霁，目光很是怕人：“等着瞧，我们会见个高低的！”

晨雾中，乡校外道路旁的野花初放。马车与百里奚擦身而过时，那扇华丽的布挡子掀开了小缝隙，香霁恰与百里奚四目相对。

野花烂漫，柳阴下，香霁两袖鼓荡着青春的野风独自抚琴，歌声袅袅，抒发内心无限心事：

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
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
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瑶
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

……

田间，学生都在锄地。百里奚陶醉在美妙的幻想中，停下手中的锄头，深情凝望，内心萌生几分初恋者特有的焦虑。

乡校的夜，月光下，白河之滨，远近的林木像葱茏的山岭。已经成为青年的百里奚和弦高、香霁及众学子正在篝火边相聚。篝火映红了众人的脸庞。

香霁：“要是永远在这么深沉的夜晚，一起玩耍该多好，干吗要长大！”

弦高：“是啊，那我就可天天与香妹在一起。”

百里奚瞥了一眼弦高，赶紧给篝火添柴，吹火，让火更旺一些。

香霁：“就你贫嘴，乱说一气！你看人家子明哥，从来不欺负我。”

弦高：“那是他言不由衷，或者是不敢说内心的话！”

百里奚抬眼看了看弦高和香霁，依然沉默。

香霁：“子明哥，你将弦高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！我就说喜欢你！”

百里奚：“什么?! 是内心的东西何必总要说明呢！我希望珍藏我们的友谊，将来有朝一日，我们天各一方，或许互相会想起今天的夜晚。”

香霁娇羞：“你！”

一日，香霁闺房内，香霁正在绣花，恰好弦高敲门进来。弦高笑了笑，殷勤地望着香霁，径直朝香霁走来。香霁将头扭到一边，冷冷地低头收拾案几上的女红和家什。

香霁：“坐吧。”

弦高：“哦，好。师妹，高有一个古琴，乃祖上所留，听说师妹喜爱弹琴，特献上。”

香霁：“如此贵重的东西，俺可用不起。你自己留着用吧。”

弦高：“不，不，还是师妹用。只有懂琴之人，才有资格用。高对琴是一窍不通。”

香霁：“还有这么多讲究？”

弦高：“那是，那是。要不师妹留下先用。师妹，我喜欢，喜欢……”

香霁：“喜欢助人呀！”

弦高：“唉，对了。喜欢助人，喜欢助人。”

弦高知难而退，赶紧站立起身，对香霁一揖：“师妹，高还有事情，先回去啦！过几天再来看师妹。”香霁：“嗯！”弦高带上门，出去了，闺房唯独剩下香霁。香霁愣了片刻，扑哧一下笑了。

岑纲宅内，岑纲与夫人显然刚刚在谈论香霁的婚事。见香霁进来，岑纲收住话题，坐在案几边，品尝着杯中的茶。香霁见都不说话，转身要走。香霁母亲：“先别忙着走！”香霁停住脚步，进退两难，羞答答地摆弄着自己的玉坠。

香霁母亲：“我们正在谈论你的婚事。弦高这孩子也不错，你怎么总是不冷不热啊！那个百里子明可不行！”

岑纲：“是啊。可论才智秉性，弦高并不比子明更高！”

一

香霁母亲：“可那算是门当户对！人家弦高可是郑国的富商，是名门。”

香霁：“哼，门当户对？就知富贵荣禄！”

香霁母亲：“这不是在一起商量嘛！你只知道子明长、子明短。可你知子明的端底吗？一贫如洗呀！”

岑纲：“这要看两人的缘分。香霁有情，子明有意。子明是学生中的佼佼者，我看如此，就足矣。”

香霁：“父亲常说子明仁义，且聪慧过人，定非平常中人。我就相信俺父亲的话，百里奚定能发达，不为一国之相，也会拥有家财万贯……”

岑纲停住手中的茶，回眸望着香霁，香霁沉默。

风高月黑、乌云压城，天际间回荡着厮杀声、刀枪剑戟的撞击声和战马的嘶鸣声。楚国兵士如蚁一样攀附高墙，架云梯，竭力攻城。城头上士兵奋力拼杀，喊声震天动地。

残月高挂，战马、士兵的尸体相互枕藉，被焚战车余烟缭绕，战车颠破，枯树昏鸦悲号，黑血成河，惨不忍睹。楚国用不到十年的工夫，先后灭掉了申国旁边的近邻吕国等小国，继续向北推进，申国的情势更加紧张。

殿堂古朴庄重而威严，但堂上气氛凝重，申伯重眉高冠，长须，略带文弱之相，不安地坐在堂上，众臣子在下边静静恭立。宫人将急报递上后，躬身退下。申伯急展帛书，不禁为之一震。领班大夫接过帛书，认真地翻看，众臣子见状议论纷纷，一阵慌乱。申伯两手发抖：“吕国灭啦！可楚国还在继续挥师北上。楚国意不在吕啊！”

大夫甲：“那，楚国灭吕之后，究竟还有何意图？”

大夫乙：“这不言自明。楚国占有申国，就可进军中原！”

众大夫：“啊！”

申伯：“情势危矣！众卿有何退敌良策？”

大夫甲：“臣以为，楚国不足为惧。我们申国是周天子亲自

分封封国，具有方城之险，兵力也不在楚国之下。”

大夫乙：“哼！要知道，方城在我们申国的北边，楚国在我们的西边！如今一旦楚国来进攻，我申国就危在旦夕啦！”

申伯：“危难思良将，申国要有一批贤才，那就好了！岑纲寻找麒麟子，最近可有消息？”

大夫甲：“依然没有消息。”

这是一个大地回春的季节，烂漫的野花染红了山坡。百里奚与香霁一前一后徜徉其中，如同一幅画卷。看到一簇簇怒放的野花，香霁掐了一朵，捻在手中，细细玩味。

香霁：“你爱花吗？喜欢芍药吗？”

百里奚：“我不喜欢芍药，我喜欢看乡校旁边那片空地里的
小花，大概是蒲公英吧！那花特别……”

香霁：“不，你喜欢嘛！我就要让你喜欢芍药！”

百里奚：“那是为何？”

香霁：“真呆，芍药是啥都不知！药，就是约定，芍药是男女定情之物！”

百里奚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！子明有诗句赠与香妹：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纵我不住，子宁不嗣音……”

香霁：“哼，啥时候等到你用上好的车马来接人家呀？”

百里奚：“我会的，等我用金玉镶成的辎车来接你。”

香霁：“你要是失信，可有人来接俺。”

百里奚：“谁，又是那个弦高啊？那可是一个有钱的主。哈哈！”

香霁嗔怒：“有钱怎么啦？有钱也不是什么短处！”

百里奚：“是啊，如果香妹觉得跟我委屈的话。”

香霁：“这个弦高可比你会讨人欢心，俺娘还真想让俺嫁给他哩！”

此时，在通往申国的大道上，尘土弥漫，车辚辚，马萧萧，斗大的楚字大旗高擎，在凛冽的寒风中抖动。数匹黑甲骑兵在前

一

引导。一辆接一辆战车和铠甲铿锵，成队的步卒，排山倒海地向前进发。道边的尘沙在旷野中弥漫，锋利的长戟、刀剑在闪烁着慑人的幽光。战车上的甲首和队伍中的兵士个个表情肃穆、剽悍健壮、杀气腾腾。为首的战车上，楚国国君威严地扶着剑柄，高翘发髻，两眼注视着前方。

公元前 682 年，楚国发动征讨申国的战争，申国告急。朝阳微霞，山林茂密，雾气缭绕。一匹战马在崎岖的山林小道上狂奔，马蹄声由远及近，清脆而响亮，马鼻喷着白气狂奔。

申国宫殿上，申伯及众大夫议事，显然已经陷入无计可施的僵局。忽听宫外一声“报！——”，震惊宫廷，众人侧目。申伯挪了下身子，惊见信使血染衣袍，踉踉跄跄地进宫，瘫软地扑倒在地。宫人赶紧上前扶起那人，从那人腋下掏出带血的帛书。申伯看罢血染的帛书，惶恐踱步，挥手示意使者下堂。来使在宫人搀扶下离去。众大夫面面相觑，一片叹嘘。

申伯哀叹：“寡人勤于王室，今日如何陷入如此境地！要是老大夫岑纲在朝，寡人断不至于陷此绝境！”

大夫甲：“国君不要过于忧愁，岑纲大夫如果寻找来麒麟子，那就能给世道带来太平。”申伯哼了一声，鄙夷地看了看大夫甲。

大夫乙出班：“启奏国君，当前国事危急。请国君派人请老大夫岑纲回朝主持局面，兴许可有退敌良策。”

申伯：“速召岑纲来见！”

旷野上楚军如长蛇蜿蜒前行，队伍中，为首的楚王与令尹（丞相）并辔而行。

令尹：“传闻申伯爱姬伊媛小巧玲珑，青春貌美，风情万种，是一个难得的尤物。”

楚文王：“素有耳闻。也算是一代名媛啊。申国破城之日，寡人请你一同欣赏这个尤物啊。”

令尹：“楚国得到申国，将得到进军中原的门户！国君一定

不是为一个女人而来的吧!?”楚文王一楞,而后两人相视一笑。

乡校外,丛林小路上,响起一阵挑子吱扭吱扭的声音,一双大脚蹚过茂密的草丛。面目清癯的百里奚正在路上担水,穿行在绿树青草间,水挑子的前面还挂个竹筒,有滋有味地看着。身后花丛在动,花丛里年轻的香霁调皮一笑,然后悄随身后,把花瓣散到后面的木桶内。走了一阵,百里奚换肩,看到水中花瓣,惊愕然后一笑。四顾无人,放下水挑子:“香妹!”喊声在树林中回荡。躲在树后的香霁,乖乖地出来,撅嘴娇嗔:“你咋知道是俺?真鬼!”

百里奚挥汗:“这样的好事,除了香妹你,那还有谁?”

香霁嗔怒:“你!不理睬你啦!”

花开得很艳,香霁与百里奚相依树下,百里奚凝视着香霁。香霁有点不好意思:“看什么看?”

百里奚支吾:“我担心我们以后。我们毕竟差别太大啦!”

香霁:“又来啦!就不能说点别的吗!”

忽然,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他们的对话,两人惊讶地抬头。只见快马使者急匆匆地奔向乡校。百里奚:“哎哟,奇怪啦!这些年,申国朝堂从来不来乡校啊!”

香霁:“是啊,俺爹也说兴许申国朝堂的人早把他这个大夫给忘记了,他自己倒也乐得逍遥!”

百里奚:“弄不好申国要出大事啦!”

香霁:“喔,子明哥你可别吓我。什么乱子啊?!”

百里奚:“我也说不清,但我有预感,申国的灾难不远了!”

香霁急促:“走,快,咱赶快回去看看。”百里奚挑水快步在前,香霁碎步紧跟在后。

一匹快马拴在乡校门院内。来使肃然恭立,两眼敬畏地看着岑纲不住地抹额头上的汗。岑纲接过信使递上的帛书在认真地看。

使者:“主公有要事召见,请你速速回朝。”

岑纲胡须抖动:“申国危矣!”

窗下门前站满了学生，屋内传出怒斥声音：“作为臣子他们为何不提醒国君，为何不修武备，以至今日灾难。楚国这次可是要亡我申国呀！”

使者嗫嚅：“朝中大夫都没有料到……”

岑纲：“你回去吧！就说老夫知道了。”说着，岑纲送使者出来了。

来使：“这个，国君那里……”

岑纲：“老夫自有理论，你回去吧！”来使拱手为礼，说声“告辞啦！”转身出门。

众学生围上来：“老师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国君为什么要召见你呀？”

岑纲：“申国已经危在旦夕！”

众学子：“老师是申国的大臣？”

岑纲：“嗯。说来话长啦！为师本是申国上大夫。唉，有一个传说竟然改变了为师的命运。”

看到老师正在和众学子谈话，百里奚放下水挑子，边抹汗，边与香霁快步走了过来。

“传说，很久以前，有一年夏天，宛邑下了一场大雨。瓢泼的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，下得天昏地暗。最后，洪水像脱缰的野马一般，冲出崇山峻岭，顺着白河咆哮而下。

“大雨滂沱，河水汹涌顺河而下。瞬间，洪水冲垮了城墙，顷刻之间屋舍荡然，大地一片汪洋。宛邑城内外的百姓在四处奔逃，人们时而又还可以看到不幸落水的人像蝼蚁一样随波沉浮。人们呼喊着，竞相逃命，黑暗中，看到河面上有人在沉浮，场面十分凄惨。

“这个时候，天上有一只通体青色的巨大麒麟路过宛邑上空。你们可知道，这麒麟是远古时期，天地造化，诞生出一高尚的仁兽，就是在走路的时候，也生怕践踏了地上的生物。它看到下界生灵遭此劫难，就奋然降下，麒麟纵身一跃，横身在洪水之中，截住了呼啸洪水的水头。自东北向西南横卧在南阳城的城